

火的家乡

王忠海 刘子成 单国昌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

火的战争

王忠瑜

刘子成 著

毕国昌

89096



责任编辑：郭召庆
封面设计：徐晓丽

火 的 战 争

王忠瑜 刘子成 毕国昌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9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5 12/16 · 插页 2
字数：117,000

1988年 2月第 1 版 1988 年 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ISBN 7-207-00991-7 / T · 201 定价：2.30 元

大兴安岭的火灾



ABE 60/09



李鹏同志飞抵大兴安岭视察



田纪云同志慰问受伤群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塔河前线指挥所



孙维本同志向作家王忠瑜介绍火灾情势



扑向烟雾弥漫的火场



大火在森林中燃烧



冲进火海



同火搏斗



全国人民在援助大兴安岭



救济受灾群众

烧毁的林场



目 录

上篇 塔河保卫战	1
1. 漠河大火	2
2. 塔河告急	4
3. 兵贵神速	9
4. 第一列军车	10
5. 大胡子师长和他的士兵	18
6. 冲出火海	21
7. “生命线”上的殊死战	25
8. 陆经理和他的“杂牌军”	30
9. 决战时刻	33
10. 大地睡了	38
11. 烈火中的升华	44
12. 黑森林的葬礼	48
中篇 西线大决战	53
13. 西线告警	53
14. 北京的关怀	58
15. 重大的决策	61
16. 西线，罪恶之源	68

17. 漠河的毁灭	75
18. 沿江保卫战	87
19. 疯狂的火魔	92
20. 阿木尔告急	97
21. 电话机前的选择	98
22. 大难临头的最初时刻	101
23. 逆着方向跑的人	103
24. 大火包围下的产房	105
25. 阿木尔，你在哪里	111
26. 废墟上的非常会议	119
27. 盘古大劫	125
28. 西线大决战	132
29. 告捷，告捷！	138
30. 田副总理的到来	143

末篇 大火过后的思考

31. 啄木鸟的深思	146
32. 灾难——是火，还是人	150
33. 火种，消灭了吗	153
附：战地日记（王静波）	163
后记	181

上 篇

塔河保卫战

这是一场战争。

是一场立体战争。除几万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4个集团军参战外，还有边防守备部队，空降部队，舟桥部队，坦克部队，工兵部队，森警部队和民兵师。

使用的武器，有飞机、高射炮，坦克，炸药……既有现代科学武器，也有常规武器，还有古老的迄今为止谁也叫不出来是什么名字的原始武器，怪武器，甚至根本不能称其为武器的武器……

战争的领导者、指挥者，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来自各方面的学者和专家。仅亲临第一线指挥的将军就是12名。据统计，光战地医药一项就是3205吨，各种车辆的耗油量为73650公斤。这里还不算9个野战加油站准备的补充油料36360公斤。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在占地面积为1700万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摆开的战场上，激战历时22天；经历了大的战役4次，小的战役数百次，局部战斗上千次……

这场令世界人民瞩目、令全中国人民关心的战争结束

了，彻底地结束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将告诉朋友们，同胞们，这场火的战争的胜利者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的人民，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人民中参战的老老小小……

笔者是战士出身的作家，有幸亲临火场，在血与火的搏斗中，在人与大自然展开的生死殊战中，记录下这场战争的残酷与激烈、我军民的无畏和壮烈以及灾难发生的始末……

1. 漠河大火

漠河，又名墨河。据《呼玛县志》记载，此河发源于内兴安岭，北流入黑龙江，河水黑如墨色，故名墨河。漠河县即由该河名称演变而来。光绪34年设县，为墨尔根都统府管辖。这里是黄金的故乡，又是山林珍奇紫貂、人参、鹿茸、熊掌、飞龙鸟等珍宝对内、对外兑换货币的门户。

这里被誉为黄金的天堂和绿色的宝库。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被贪婪的入侵者垂涎。从沙俄吃人肉的罗刹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到来老金沟夺金的强盗谢列特金……掠夺者都是以毙命告终。包括雅克萨战役的告捷，这些胜利是大森林的胜利，是生长在这里各族人民的胜利。

大森林经历了一次次灾难，但它的家族依然越来越繁茂鼎盛地生长着。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1987年5月6日，北京夏令时间下午1点40分，这里突然冒起一股灾难深重的火种。

这是一把人为的火，那些不负责任的野外作业者，割灌

机漏了油跑了火，又是那些不负责任的扑火者，围着没有彻底扑灭的火灰，吃着面包、肉肠，喝着啤酒，旅行似的跳舞唱歌，有的更是跑回家去睡大觉……不想，夜间刮起了七八级的大风，于是死灰复燃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时火趁风势，风助火威，刹时间酿成一场毁灭性的大火。这惊天的大火，震惊全球的大火，无法阻挡的大火，带着山崩地裂的吼声，趁着风势从古莲林场8公里处，只不过几小时的工夫，席卷了距此25公里的漠河县城所在地——西林吉，这座美丽的县城和大片青翠丰美的森林便化为灰烬。接着，又分成南北两个大火头，扯着十几公里的长龙，翻滚直下。北部火头沿古老的“黄金之路”的驿站：三十二站、三十一站、三十站、二十九站……逼近了十八站鄂族自治乡；南部火头沿西（西林吉）加（加格达奇）铁路东下，吞噬了图强、阿木尔、盘中、马林等村镇林场，直指瓦拉干林场……两条火龙的火头高达40余米，宽58公里，蔓延成一片火海，以每小时15公里到54公里的高速，向前推进。风即是火，火也是风。山在燃烧，林在燃烧。岩石烧裂了，河水烧沸了，獐狍野鹿烧成了焦炭，村镇成了废墟，连住家的铁锅也烧化了。灼热的气浪就能把人烫伤烤焦，人无处躲藏，只能跳进河里，爬在低洼地里。绿色的大兴安岭的林海，变成黑色的焦枯的林带——然而在漠河县城里却出现了一件很不寻常的景象，在居民住宅区的一片废墟中，却兀立着一栋整齐漂亮的县委领导者的住房，成了群众议论的中心。——火，恶魔似的吼叫着，滚动着象惊涛骇浪般铺天盖地恶狠狠地直扑塔河县城……

2. 塔河告急

5月8日，大火成灾的第3天下午。

“叮铃铃……”

设在省林业厅的省委防火指挥部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

坐在省委书记孙维本身旁的副省长王连铮抓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了塔河前线的报告：“……现在塔河城里烟雾弥漫，大火已经从北山烧进来了，塔河要求疏散、撤退……”

“什么，火烧到塔河了？你们……怎么搞的！”

王连铮冲着话筒发起火来。半个小时前，他还与塔河通过电话，说大火还在塔河北31公里的绣峰林场一带燃烧。可是现在仅仅半小时，火就进了塔河。

这消息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孙书记，塔河要求疏散……”王连铮说着把话筒递了过来。

孙维本摆了摆手，没有去接话筒。他那略显谢顶的宽大的前额上，出现了细碎的汗珠。大兴安岭着了火，他的心里也在着火。自打7日传来森林大火的急讯以后，他已经派出了省委副书记周文华急飞西林吉去指挥灭火救灾；接着又派出省政府副秘书长全玉祥飞往塔河指挥扑火。可是前线火势迅猛，火区陷于交通、电讯断绝的境地，两处消息全无，火场的情况仍是不明。

现在，塔河告急。“难道一夜之间大火推进了几百公里？”省委书记孙维本心里在想着，这样的速度是令人惊异而又怀

疑的。连一些对林业有经验的常委们都不大相信，可是现在塔河告急，刻不容缓地在等着他拿出决策来。情报究竟是否准确？尽管他也想发火，但事实却不能不让他冷静下来，自己可是一省的最高领导啊！一句不适当的话，往往会给下面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啊！他想了一下，对王连铮说：“告诉他们，尽快地把火情搞清楚，如果情况属实，那就先疏散居民……”

王连铮对着话筒传达了省委书记的这一指示，然后放下话筒，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你们看，塔河的情况属实么？”孙维本看着大家问道。

“我看，值得怀疑……”王连铮说。

接着，几个人便议论了起来。都觉得火的速度再快，半个小时也跑不了31公里。

“这样吧，”孙维本指着电话机说：“为了核实情况，咱们往塔河前面的乡，打电话问问。”

“好，就往塔河北面的永庆乡打吧！”王连铮看了下地图，拿起了电话。

不一会，电话接通了，永庆乡报告说，现在在他们以东的方向发现一个大火头，火势尚不算大，并且距离塔河县城尚有30公里。于是他们又往塔河城里要了电话。一问，证实了这一情况……

虚惊虽告平息，但却引起孙维本的深思，他觉得指挥部设在省城遥控指挥有些鞭长莫及，完全处于“耳聋眼瞎”的地步，凭这样不准确的消息怎么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呢？当天下午又增派两名省委常委飞往大兴安岭：王玉生同志到距